

淮上英雄传

下



№2-3

白 龙 看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0.375 字数: 640千
印数: 1—50,000册

1989年12月第1版

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7-227-00469-4/1·103

全套(上、中、下) 定价: 10.00元

第八回 矮金刚技惊秦中三鸟

且说一班武师及江南镖客探明贼党定要前来盗镖，全准备好了，专等贼党来时好动手。

这时已经将到三更，店中及屋中全把灯熄下去，似乎客人们全已入睡。这五位武师各自找隐避的地方隐住了身形，工夫不大，只见那厢房的屋门微微一动，跟着飕飕的从屋中窜出三条黑影，身形全一样的轻快。

伍宗义和蒋镖头正隐身在南面屋顶上，见贼徒已经出来，遂悄悄一打招呼，立刻各自撤到隐避的所在，细察这三个贼徒，只有那个额有疤痕的贼徒没出来。这三个贼徒一到了院里，那镖客邓谦正在店门过道那边屋顶上，因为离前较远，认为不易被贼徒发觉，更知道贼徒全是奔上房，这位邓镖客竟自一探身，哪知道三个贼徒竟分为三面，却只抛了上房这边，飕飕的全飞身窜到了房上。

别人全把身形隐藏得极严，这一下可把邓镖客吓着了，还仗原本伏着身形，只是太贴近了，过这个后檐口，要想撤身可来不及了。奔着过这边来的正是那骨瘦如柴的贼徒，他名叫钻天鹞子柳成，身形特别的巧快，他飞身窜上来，绝没想到檐口伏着人，竟从邓谦的身上窜过去。

邓谦哪还敢隐身，竟往檐子下一翻身，双手捋住了檐

口，把身形伏在了檐下，自己仗着内里一口气提住了丝毫没有声息。

这时贼徒已经翻到店门上察看了一遍，蹙身回来，三个贼徒全飘身落在院中，当时这一班武师全把身形隐住，那两个贼徒一个叫妙手仙猿石震，那个额有疤痕的名叫黑心狼胡栋，厢房没出来的那个名叫玉面神杲叶天来，这次除了他们四人之外，尚有他们所说的那当晚没赶到的瓢把子，瓢把子乃是江洋巨盗，追风铁翅雕侯天惠，这班镖客万没想到是他。

原来这江洋巨盗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是川陕的巨盗，名震江湖，一身轻功绝技，有夜走千家盗百户之能，有两个小师弟，就是这里跟缀伍宗义暗镖的玉面神杲叶天来，钻天鹞子柳成，这三人江湖人称秦中三鸟，横行江湖，居然十几年中没栽跟头。

这巨盗追风铁翅雕侯天惠，历来作案，是拣那够口的下手，轻易自己不出马，只要自己一动手就是足以震动一时的。这秦中三鸟手下除了师弟，还有两个同道，他们这次是踩明了江南镖客保的这票暗镖，价值十余万，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勾动了贪心，非想把案作下来，从此洗手，绝不在江湖上再寄迹。

可是这江南镖客伍宗义，和司马寿昌，全是久走江湖，经过大风大浪，路上防范过严，不易下手，这才直缀过了石柱关，可是这位追风铁翅雕侯天惠也因为事情耽搁的，未能早早赶到，这才由他两个师弟带着两个同党黑心狼胡栋，妙手仙猿石震，紧缀到石柱关，发现这两位镖师遇着武林中朋友合在一处，这班武师竟全是清风堡绿竹塘淮阳派的门下，

这一来竟不敢过事拖延，恐怕再添了劲敌越发的不易下手了。

当时这班贼徒竟自轻敌，要在永安客栈中将这票买卖拾下来，这才惹得这班镖客暗地里要和他们一较长短。

这时天可已经不早了，差不多到了三更左右，这般贼党仗着一身小巧功夫，轻登巧纵地在这一带探看了一看，这一带果然没有敌人潜伏，遂仍然赶到店房的院落中，往四下又都仔细的探看了一看。

这三个贼党一个个全机警非常，都有过人的锻炼，这种地方作案，虽比深宅巨院，稍微费些手脚，可是因为贼党太以轻敌，所以三盗哪把这种地方放在心上。

这时那贼党中钻天鹅子柳成，黑心狼胡栋和妙手仙猿石震，全飞身窜到房上，妙手仙猿石震唤钻天鹅子柳成和黑心狼胡栋给自己把桩，自己要伏在房上做活，用天鹅下蛋的手法将里面的东西偷走，可是恐怕人家有防备所以自己也不敢贸然下手，先飘身落在了房后，看后面是两个后窗，全微有灯光，先向明间窗下。侧耳听了听，屋中静悄悄的似全已入睡。

妙手仙猿石震往起一纵，单臂跨住了窗口，身形贴在窗下了，右手一按窗口，整个身躯全交到两臂上，偏着脸从窗上破纸孔往里一看，仅仅能辨出屋中形势，只见这堂屋中一共是五个镖客，分在两架床铺上睡下，靠西山墙下，睡着三个镖客，窗后山墙下睡着两位镖客，鼻息咻咻，似乎睡得很熟，这位妙手仙猿石震见镖客似乎丝毫没有防备，镖客们虽全是和衣而卧，在石震眼中看来，毫不介意。

因为凡是江湖道中人，夜间全是和衣而卧，以防意外事发生，仓猝应变，不致误事，这时妙手仙猿石震，见屋中的

镖客居然这么大意，屋中有价值十余万的暗镖，毫不加以严密的守护，只怕我们就是不来动你，也难免有别路的绿林道来剪你这票买卖。

当时妙手仙猿石震，见明间没有甚么动静，遂轻轻落在地上，奔到里间的窗下，仍在穴窗偷窥，只见里间内虽然也有灯光，灯光如豆，在迎着屋门的床铺上，和衣而卧着两人，看衣着是那两个粤商，灯光既暗，全是头朝里躺着，更看不清面貌，妙手仙猿石震，遂放胆而行。

这时那屋中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，石震飞身窜上屋面，先翻到前檐下，往下一打手势，钻天鹞子柳成，向上一打手势，告诉他，门窗全关闭着，不能遽然下手。

妙手仙猿石震点点头，随即往里间的屋顶，双臂一伸，身形一转，已测准屋中搁放珍宝箱篋的所在，遂把百宝囊打开，把几件应用的小家伙拿出来，放在手下备用，先把上面的瓦揭下两排八块，下面是一层炕土，用一把四寸长鬃扫帚把灰土全扫到一处，把上面的砖揭起，又用一只小锯条，把上面的木条子锯断了一截，那锯口是两端相对的斜碴，把这木条子拿下来，立刻成一个一尺五长，一尺宽的洞穴，这种手法轻灵熟巧，不仅一点声息没有，并且也不落一点尘土。

把入窑的地方开好，随即向房下面的同党们先打了招呼，立刻把百宝囊收拾好，两手按定了锯断的椽口子，双腿一飘，身形往下一坠，全身的重力全交在这两臂上，往下看准了，迎着里间门的床铺旁珍宝箱子前，正可以落脚，可以惊动不着床上睡着的两个客人。

妙手仙猿石震双足落地，往下一伏，恐怕惊动了屋中人，屋中灯影暗淡，见床上睡着的两个客人连动也没动，自

己往起一长身，才要向珍宝箱前挪动，伙床上忽的嘎吱吱一响，靠里边这人一转身，嘴里竟说了声：“好家伙！”

妙手仙猿石震一惊，往下一蹲身，伸右手掣背后背的折铁刀，哪知竟会一把抄空，这一下把个妙手仙猿吓了一跳冷汗，自己明明白白的把刀背在背后，在屋面做完了活，入窑之先，还怕刀柄探的长了，容易阻碍出入，那时明明的还往下按了按刀柄，到这时怎竟会没有了呢？

想到这，不禁暗自惊疑，我今夜莫非遇上劲敌，自己遂稍稳了稳心神，再往那床上看时，那两个客人依然睡得很浓，方才那客人转侧，并未惊醒，自己稍放了一点心，遂悄悄站起，见那只希世奇珍的箱子，是放在第三只箱子下，想要取这只箱子，势必把上面三只箱子全搬下来。

妙手仙猿石震虽知道背上刀已被能人盗去，论江湖道的规矩，自己已经算栽了，不能再伸手做案，应该先把刀找回。

可是石震讲不起这种场面过节，自己打算吃了这个哑巴亏，先不声张，自己先把案做下来，嗣后再访这盗刀戏弄自己的人，跟他拼一下子。

妙手仙猿石震打定了主意，随把头一只狭长的木篋搬下来，才俯身往旁边一放，才一长身，伸手去搬第二只箱子，就觉背后一阵微风，赶紧回头察看，只见软帘微微往起一飘，好似被风吹的，靠前窗桌上那盏油灯，微小的灯焰，也一明一灭，险些灭了，妙手仙猿石震赶紧往门后一通身形，但却没见动静。

妙手仙猿石震见一时没有动静，以为只是被风吹的，所以再次大胆动手，哪知床上的两位这时竟然一长身，扑向妙

手仙猿石震。妙手仙猿石震心头不禁一惊，连忙腾身上窜，上了屋面。

他才上了屋，蓦见有条人影向他直欺过来，他怎会容敌人欺过来，赶紧跃身下落，往下落时，口中却招呼道：“并肩子‘托线孙’可灵了，亮青子，招呼吧！”这喊声出口，身形落地，下面的人虽见匪徒二次翻了下来，可不敢楞往前接架，全往两旁一撤身。

妙手仙猿石震一落地，把气提起，二次腾身，施展旱地拔葱，妙燕穿云的轻功提纵术，仅仅脚尖一点地，已到了屋面洞口上，这次捋住了椽子头，可没敢冒然往外探身，口中吱的打了个胡哨。

上面原本有黑心狼胡栋巡风，本是在屋面所开洞穴守看，向屋中查看时：看妙手仙猿石震已然得手，他预备把守穴口接应往外起珍宝箱，正看到石震把第一只箱子搬下去，忽的觉得有人扯了他一下，回头一察看，似有一团黑影翻下檐头。

黑心狼胡栋跟踪追了过来，到了檐口，往下看了看，见钻天鹅子柳成，正在窗前，背窗而立的向院中查看，黑心狼胡栋不敢出声，向钻天鹅子柳成问：“是否有夜行人翻下房来？”

见他既在窗前把守，一定没有什么发现，就在自己一转身，仍奔穴口时，就见一条黑影，从天而下，径往穴口一扑，跟着凌空而起，他暗叫怪道！这是什么东西：真要是江湖道中人，定是非常身手了。错愕间，那屋中被打下去的石震发话招呼，遂仍来到屋顶穴口接应，随即向下招呼道：“并肩子，要是风紧，可赶紧出窑。”

妙手仙猿石震这时已经又翻上穴口，这次有黑心狼胡栋把着风，竟得安然翻出穴口，向黑心狼胡栋一打招呼，立刻知道夜行人暗中搅扰，赶紧又一招呼那钻天鹞子柳成，这三贼分向三下里搜查，其实先前那条黑影，早隐藏了个无影无踪，赶紧的飞身窜向那东面后房坡，这里正是那卢建堂计筱川两人潜伏之处。

这两人因为离着那上房较远，只隐约的见有人影晃动，并没看清是何人，这时见贼徒还没把珍宝箱盗出。贼徒已出声，卢建堂遂略一长身，从后坡往前坡查看，这一来跟贼徒动作同时，两下里谁也不易再闪避了。

妙手猿仙石震因为功败垂成，恨敌入骨，才一照面，那妙手猿仙石震竟自发觉房坡后有人。往下一落，已探手登了两只镖，左脚往前一上步，左右手的镖哧哧随着连环镖打出去，两点寒星，奔那卢建堂的胸腹打倒。

卢建堂猝不及防，往旁一斜身，上身这镖擦着肩头打过去，下面那只镖却没躲开，哧的正穿在左胯旁，虽只是穿破薄薄的皮肉，立刻这条左腿就有些伸缩不灵，往后跟踉一退，又是脊后斜坡，极容易滚下房去，计筱川一把抓住了卢建堂的右臂，算是没摔下房去。

计筱川见形迹已露，不用再遮掩隐藏，一抖十三节练子枪，喝声：“大胆贼人着打！”哗楞楞钢环震动，立刻搂头盖顶照着妙手仙猿石震打来。

石震虽是连发双镖，却苦于刀已被盗，自己是空手临敌。哪敢进步欺身，往旁微一抖身，让过练子枪头，右掌想抄计筱川的这条软兵刀，计武师这条练子枪虽没有神出鬼没之能，可是在掌中已经使用了二十年上下，很得心应手，灵活

巧妙，这时见枪已走空，赶紧往回一坐腕子，练子枪往回一带，没容枪撤回，已变招为“乌龙盘柱”横卷石震的中盘。

这招用的巧快非常，妙手仙猿石震一个“旱地拔葱”，腾身跃起，论闪避也足够快的，只是敌手非寻常之辈，计筱川哪还容他走开，手底下又变招为“乌龙穿塔”，这种一招两式，把练子枪，能当作花枪用，遂借腕子一震之力，立刻枪往上穿去，那妙手仙猿石震纵起的快，计武师的手底下更快，枪尖竟点着石贼的鞋底，仗着只微微一滑，就这样，石震往下一落，身形已失平衡之力，脚下虽点着房坡，可是竟自站立不稳，往旁一倾，栽下房去，赶到拿桩站稳，那两边也全遇了伏桩。

不过全是三招两式，就全分了高低，贼徒们仍然不敢过事声张，就这么动手，两下里全没换口。那妙手仙猿石震，是恐怕把店中全惊动起来，不能再在这店中落脚，遂首先登跃西面的一段矮墙。

这时那钻天鹞子柳成被镖师伍宗义，蒋恩波两人缠战住，不得脱身，那玉面神梟叶天来，因为和柳成等意见不和，自己拦阻不住他们，遂藉辞在屋中留守，给大家接应后路。

可是叶天来哪又能袖手不管呢，在妙手仙猿石震等出来之后，玉面神梟叶天来悄悄从那窗孔往来查看，只见这三人一动手，没有多大功夫，纷纷后退。

玉面神梟一看不好，自己赶紧提起单刀，从后窗窜了出去，翻上房来，恰值钻天鹞子柳成被两镖师伍宗义、蒋恩波的一条杆棒，一柄金背砍山刀圈住，任凭钻天鹞子柳成身形怎样巧快，只逃不出这两镖师手底下，正在危急，玉面神梟

叶天来从后面袭到，一拢手中刀，突向老镖师蒋恩波脊背扎来。

这位北路老镖师蒋恩波觉得背后有人暗算，自己赶紧往前滑了半步，一个“玉蟒翻身”，“金雕献爪”，让开来人的刀锋，一掌向玉面神泉叶天来右臂切来，叶天来忙往回一撤招，一个“倦鸟旋窝”，身形斜转，这次是刀和人一个猛势，向江南镖客伍宗义扑来，来势又猛又急，伍宗义也不敢硬接架，往旁一错步，哪知玉面神泉是安心把这班武师诱出去，为是不教店中人发觉他们是江湖道，所以救了钻天鹞子柳成之后，急于先离开店房，哪知他这主意，还走在别人的后头了。

他身形随着回旋之力，一纵身，竟跃过了房坡，向店外退来，不过自己才一点墙头，一条黑影疾如飞隼，从自己头顶上过去，更觉得房顶上似被扫了一下，自己略一迟疑，那柳成也追了过来，随见后面又是两条黑影，也跟着扑奔过来，正是那黑心狼胡栋，妙手仙猿石震。猛听得有人向身边喝了声：“随我来，我老子成全你们。”

当时这两个贼徒怒火中烧，也低喝了声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戏弄太爷。”两人飞身追赶过来，妙手仙猿石震既无兵器又受了轻伤，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

这两条黑影才过来，这屋面上的武师全追了出来，可是下面屋中留守的镖师，原有七个人，足可以保证镖货，哪知道事出意外，就在外面这班武师们看暗中这条来历不明的黑影诱走之后，在里面假做客人的三才剑司马寿昌，和太极剑柳逢春两人，见下来做案的贼徒已然逃走，两人遂探身向明间里一看，见贾玉堂、金和、孙玉琨、孙玉岗、祝龙骧，分伏

在前后窗和屋门向外张望。

司马寿昌遂向把守屋门的祝龙骧一点手，祝龙骧跟着过来。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贼徒的本领如何？”

司马寿昌也低声道：“这小子好俊的功夫，我们真惭愧，网中之鱼，楞叫他撞出网去。”

祝龙骧道：“外面大概动上手了吧？”司马寿昌随即点头道：“已然交手，虽是有些声息，店中客人也不是胆小不敢多事，也不是全睡着了，居然没有发话查问的，这还算万幸，只是贼徒全够扎手的，外面可不保准能拾的下来。”

太极柳逢春冷笑道：“难道我们这么些人，还会栽到贼徒手里么？就是拾不下他们来，也还教他们讨不了好去。”

当时两下里全是低声小语，稍远即不闻声息，柳逢春说到这，耳中忽听得身后微有声息，回头看了看，没有什么，忽的想起屋面上贼人挖的洞口，没有堵塞，上面灰土短不了往下掉，遂向祝龙骧道：“祝师傅，你看看，贼徒倒是江湖能手，这个活做的倒真是干净利落，若不是我们已看破了他的行藏，早有提防，绝不会察觉。”

司马寿昌低声说道：“我倒得就着这时开开眼，看看他们这洞口怎么开的。”说话间就要往里屋来看。

那司马寿昌，和太极柳逢春两人，是掀着软帘，可是堵着门，这时见祝龙骧要到屋里来，两人往后一撤身。

忽的堂屋里前檐上鼻子砰的一溜火光，忽的上窗子的纸搭全烧着，孙玉琨、孙玉岗正守着前窗窗孔往外窥视，忽见窗子起火，说了声不好，贼人这是诚心搅扰，我们别叫小子走了。

说话间往起一纵身，左手抓住了上面窗口，右手举起

来，一掌把这已然起火的横上窗户击碎，但是火星四涨，又把旁处引着了。

这一来，飞刀金和，贾玉堂全赶到门口，贾玉堂一脚把门踢开，立刻纵身窜了出去，双刀金和也跟踪赶了出去，司马寿昌一纵身，也跟踪窜上去，挥掌又把左边已被引起火的横窗子击落，这种声音暴响，别屋客人全被惊动起来的隔窗查问。

贾玉堂喝声：“住店客人少管闲事，不怕事的，自管出来送死！”

这一声喊，客人们谁还敢多说话，好在这里火没着起来，只上房明间这阵骚乱，司马寿昌和柳逢春全离开里间，帮着扑灭窗上的火，孙玉琨、孙玉岗也全撞出去，搜寻贼人，司马寿昌把上面横窗扑灭，飘身落到下面，柳逢春却招呼大家不要全出去，贼人怕是调虎离山计，别着了他的道儿。

司马寿昌忽的想起里间怎的忘了留人看守，忙转身一挑软帘，心目中只惦记着那珍宝箱，不禁惊呼道：“柳老师快来！”

柳逢春赶进屋来，只见司马寿昌把灯焰已拨亮，脸上变颜变色，柳逢春一看墙角的箱篋，不禁愤然跺脚叹息道：

“完了，我们终归栽在贼子的手内！”

太极柳逢春进得里间眼光一瞥，见珍宝箱终被贼人盗走，大家其实早防到贼人调虎离山计，哪知一个猛劲，贼人声东击西，终致得手。

大家赶进屋中查看，只见方才是只有最上面第一只箱子挪动，下面的没容贼徒动手就把他惊起，这时地上竟放着三只

木箱，第四只较小的珍宝箱已不见。

柳逢春跺脚道：“完了，咱们还有什么脸活着。”

这时祝龙骧也听见司马寿昌惊呼，赶进来察见，见这票暗镖中最珍贵的一只，已被贼人盗走，祝龙骧也叹息道：

“我们只想着没全出去，竟忘了屋中还有出路，大错铸成，后悔无用，贼人动手不过眨眼的工夫，绝不会走远了，我们还是跟着追赶。”

司马寿昌往起一纵身，窜上屋面穴口，手捋木椽头，探身往外看时，只见屋面上被那斜月疏星照着，清光黯淡，更显得幽静，哪有一点踪迹。

司马寿昌涌身到屋面上，向四下看了看，也没有动静，一千镖师也全不见，自己低头向那下面招呼了声：“柳老师，赶紧追赶，贼人只怕走远了。”

太极柳逢春此时心如刀搅，自己想这次全是为接淮阳派侠义束来凤尾帮践约赴会。没想到中途与这镖客相遇，无意中栽了这么大的跟头，真要不能把贼人访着，不仅一世英名付与流水，连淮阳派的威名也被自己断送了。

想到这一咬牙，把身上稍事结束，忙从明间出来，招呼祝龙骧，要留神那七只珍宝箱，纵窜出屋来，飞身窜上屋面，跟祝龙骧会合一处，飞登屋脊，拢目光向四下一打量，只见西北角数丈外，似有两条黑影起伏，两人一前一后的追赶过来，才翻出店房的西墙，从旁边窜过两条黑影。

司马寿昌立刻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那来人中一人竟答了话，原来正是孙玉琨孙玉岗两人。

司马寿昌忙招呼道：“二位来得正好，可否有些迹象？”

孙玉岗道：“我们跟踪追赶出来，贾玉堂老师，跟金和老师，瞥见那贼徒似奔了西北，我们直追过两处民房，反失了踪迹，贾玉堂老师想起咱们屋中留守的人太少，恐怕那七只珠宝箱再被贼人劫夺了去，教我们两人赶回来接应。”

司马寿昌点头道好。嘱咐两人赶紧回到屋中，守护箱篋要紧，孙玉琨孙玉岗两人赶紧的赶回上房协力守镖，这一来一班镖师四下分开，各不相顾，最多的也仅两人，无形中把力量散开。

且说司马寿昌和太极柳逢春，从屋面上翻到店房西北民房上，往下张望，见下面的居民早已入睡，没有一点灯火，往四下里察看，见四五丈外没有一点踪影，又往前翻过两处民房，猛从斜刺里一座高大的院墙的转角，冲出一条黑影，挟着一线青光，来势既疾且快，司马寿昌在右，太极柳逢春在左，来的夜行人是扑到司马寿昌身旁。

太极柳逢春往旁一纵，喝声：“留神！这是老合。”

司马寿昌也已发觉，只往下一杀腰，身形往左一倾，三才剑早在左手提着，这时见来人是一口锋利的三尖两刃刀，斜臂带背的劈下来，司马寿昌，右手一倒左手剑柄，往左一个“拨云见日”，斜削贼人的脉门。

这个贼人身形轻快，手底下是又贼又滑，一见司马寿昌的剑招也来得迅疾，赶紧往回一撤招，变式为“盘肘刺扎”，往回一撤一送，三尖两刃刀复奔司马寿昌的右肋点来，司马寿昌正要变招为“玉蟒翻身”，“乘龙引凤”，把贼人圈在其内，再用进手的招术来伤贼人。

太极柳逢春已亮剑进招，往前一进步，喝声：“二弟且退，让我来料理他！”

话到，人到，剑到，掌中剑一进招，就是奇门剑进手的招术，“虹霞贯日”，剑身一缕青光，向这贼人的咽喉点来。

这贼人正是那钻天鹞子柳成，他是被镖师们追赶了一程，仗着身形巧快，自己借一处高大民房把身形隐住，容追赶的镖师们过去，自己想到一千武师镖客，多半被自己这边诱离店房，我乘这时赶回去，万一能够得手，多少也动他一动，稍稍挽回面子，瓢把子追风铁翅雕来了，稍有脸面，不然这么白栽一回，这个世现的可有些太以不值了。钻天鹞子柳成拿定这个主意，遂从暗影中赶奔店房。

不料走到离店房不远，一所民房风火墙转角，瞥见两个鬓插鹅翎的镖行飞赶过来，柳成见来人正是向自己落脚处而来，疑心是早已看见自己，其实司马寿昌绝没看见他。

柳成要先下手为强，这才赶过来动手，哪知道两个镖师全是劲敌，非平庸之辈可比，一动手，两人的剑术全是曾得名师传授，柳逢春的奇门剑更是快若飘风。柳成赶紧用三尖刀往上一封，“横架金梁”，柳逢春剑走轻灵，倏的变招为“玉女投梭”，身随剑走，翻身二次过招，仍奔柳成的华盖穴点来。

钻天鹞子柳成右脚往房坡上斜着一滑，往外一领三尖刀，身随刀转，避开柳逢春一剑，身形往右一带，反臂“倒打金钟”，照柳逢春的右肋斩来。

柳逢春往起一提剑，右足一提，右腕倏的往外一震，“春云乍展”，呛的一声，剑跟刀碰上，一溜火星。

柳成才待抽刀换式，司马寿昌见柳逢春已然连进三招，房坡上也可以亮开式，揉身进招，往前一上步，喝声：“贼

子你还哪走！”

剑锋往外一展，是“白蛇吐信”，剑点柳成的左背胛，钻天鹅子柳成忙的一耸肩头，三尖刀往上一崩。

太极柳逢春趁势也往外一上步，掌中剑是“樵夫问路”，这柄剑寒光闪烁的奔钻天鹅子柳成的中盘刺到，这一两下夹击，任凭柳成身形怎样灵活，也被赶碌得有些难于应付，往下再沉刀封柳逢春的剑有些慢了，眼看要伤在了柳逢春的剑下。

柳逢春也自以为这一下贼人再难躲闪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从房后的暗影中突发一声轻笑，喝声：“打！两打一个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让你们尝尝这个。”紧跟着一件暗器打过来。

太极柳逢春听到这个打字，觉得暗器风声已到面门，顾不得再纵出去，急忙一撤右腿，往右一侧身，这只暗器已到了面前，剑随着横身一挡，又将剑身一颤，呛的把这只暗器打落在房坡上，这才看出是一块飞蝗石。钻天鹅子柳成已飞身窜出两丈左右。

这时司马寿昌喝声：“小辈暗箭伤人，是匹夫之辈！”

哪知他的话声未落，暗影中那人又是一声冷笑，虽是没有看见人，他这种语声也听的出来十分轻薄，跟着喝叱了声：

“你敢出口伤人，老子也赏你一块。”哧的又是一块飞蝗石打到，司马寿昌一侧身，飞蝗石擦着面皮打过去。

那钻天鹅子柳成见自己几为敌手所伤，幸亏发暗器这人救了自己，这不用问一定是自己人了。在避开了太极柳逢春后，已察明这暗器是从东北角一排平房的烟囱后打过来，在那平房的烟囱上立了一面四尺高吉星高照的木牌，钻天鹅子